

江南荷花節

農曆六月二十四，是江南地區傳統的荷花節。之所以會有此節，是因為這裡的民間認為，這天是荷花的生日，因而也是為它祝壽的日子。

荷花生日之說源出於兩個版本：其一是因為荷花的花期在這一帶是始於六月末的，其二則是一個傳說。相傳在唐朝大曆年間，江南吳郡有位名叫晁采的才女。在一年的六月二十四這天，她與丈夫互以蓮子相贈。有人問她何以如此，她以詩答道：「閒說芙蓉（荷花）初度日，不知降種在何年？」此後，人們便把這天當成了荷花的生日。

在江南，以往的荷花節是很熱鬧的；人們多在這天邀親約友外出賞荷。他們或漫步於池邊，或泛舟穿行於荷塘，飲酒彈唱地歡樂一番。詩人畫家們也會在這天相邀吟詩作畫，為荷花祝壽。那種盪漾於藍天碧水與綠葉彩荷間，被清風拂面的感覺，怎一個爽字了得。因為那天登舟賞荷的人多，所以船家的生意格外地紅火，而荷花節也因此被稱為「賞荷節」。

晚上放荷燈為荷花祝壽是荷花節中的又一項重要活動。荷燈是以長柄荷葉或掏空的蓮蓬作為載具，再點燃蠟燭於其上，並放入河中。到了晚上放荷燈時，但見成千的荷燈熠熠生輝，沿河而下，宛若銀河流淌在人間，其美景自不待言。

炎帝神農與蘭花草

俗語說「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其實自故鄉來，未必就一定知道故鄉事。尤其是在這樣一個「一萬年太久，祇爭朝夕」的時代，或許是因為經歷了太久的不變，改變於是就成了一種自官方到民間都奉行不悖的行為準則。

據報載，前不久我的家鄉舉辦了一屆規模空前的炎帝神農祭祀活動，從報道上看，說冠蓋雲集，一點也不過分。這對於我那處於中原之尾、楚水之北的故鄉來說，自然是一次極為難得的自我宣揚的機會。

祇是這次拿出來宣揚的，不是這裡的山水，也不是這裡的物產，同樣不是這裡的民風民俗，而是中華民族的文明祖先之一的炎帝神農。說到炎帝神農，我還真佩服故鄉的幹部和那些地方學者們，因為我也曾在故鄉生活到十八歲，此後雖一直在外讀書工作，但也可說是心繫故里，對於故鄉多有關注，但對於炎帝神農如何與我的故鄉發生了關係，一直到現在，還不是十分清楚。雖然也曾翻閱過些地方文獻資料，但腦子裡一時還是無法將這位人文始祖與我的故鄉掛起鉤來。

這樣說絕非是貶低我的故鄉，而是因為我自己曾經就在距離據說炎帝神農誕生的歷山九龍山不遠的一所中學讀完了三年高中。我讀書的這所學校，與九龍山隔河相望。也不知道是因為當時為了高考學習壓力太大無暇顧及，還是因為那個時候學生們關心的都是天下大事，對於本鄉本土的歷史文獻反倒知之甚少，抑或原本炎帝神農與今天的生活和現實的壓力實在太過久遠了，總之當時絕對不知道自己與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曾經如此近距離地朝夕相處了整整三年。直到最近幾年，突然聽到從家鄉傳來的消息，說是歷山九龍山上曾經殘留的一個深不過丈餘的土洞，竟然是神農洞——炎帝神農就是在這裡出生的！

坦率地講，當初聽到這樣的說法，第一反應，除了疑惑，還是疑惑。事後稍微空餘點的時候，也翻閱過一些與之有關的地方文獻資料，或許是因為私心，抑或是因為



在男女授受不親的過去，荷花節還使青年男女有了假賞荷之名而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並且還可藉此向意中人傾訴衷情。這恰如清代徐明齋《竹枝詞》所說：「荷花風前暑氣收，荷花盪口碧波流。荷花今日是生日，郎與妾船開並頭。」

對於平日居於深閨中的女孩子們來說，荷花節更是個值得期待的日子。因為祇有在這天她們才能走出深閨，融入外面的大千世界，盡情盡興。在荷花節乘舟採蓮，是江南女子樂此不疲的事。這天的荷塘，但見條條小舟穿行，採蓮女的花衫與荷花荷葉相映生輝，荷叢中迴盪著清脆的採蓮歌聲，讓人如醉如癡。有詩人就賦詩云：「江南女兒爭採蓮，蓮花落盡紅不妍。歌聲一串遍天響，菱湖劃出採蓮船」；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荷花節採蓮不但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還反映了江南女性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荷花節也因而被叫作「採蓮節」。

荷花在中國的歷史非常悠久：從柴達木盆地一千多萬年前荷葉的化石到仰韶文化出土的碳化蓮子，都說明了荷花在中國遼闊大地上生長年代的久遠。荷花可賞可食，週身是寶，其出污泥而不染的風格更使得國人對它充滿了讚美與喜愛，並將芙蓉、芙蕖、菡萏、水芝、水芸、澤芝、水且、玉環和水華等等美名或雅號賜給了它。「紅蓮相倚渾如醉」，「芙蓉凝紅得秋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古往今來，無數的文人墨客用充滿尊崇之詩詞上畫圖，從不同的角度描畫出了荷花的風采。可以說，荷花在人們心中的美才是荷花節最根本的淵源。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今天快節奏的生活中，儘管知道農曆六月二十四這天是荷花節及荷花節由來的人已然為數寥寥，而且此節也已淡出人們的生活；但每每在荷花綻放的時節，前往賞荷的人卻還是熙熙攘攘，絡繹不絕。

上古歷史實在過於久遠，在未見更多出土文獻的情況之下，不免渺茫；也或許是因為渺茫，關於上古先民的事跡，前人就多用神話傳說一類的說法來敘事，今天或者仍可延續這樣一種歷史敘述方式亦未可知，尤其是在不是一種純學術的語境中的時候。

於是便感到喜悅。因為能夠在古代聖賢誕生成長的地方求學，幸莫大焉。由此便又聯想到與故鄉有關的另外一事。我的故鄉這些年不僅與炎帝神農攀上了親戚，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出生的萬和小鎮，這些年竟然成了中國蘭花草的重要原產地，甚至被業界稱之為中國的蕙蘭之鄉。

如果說炎帝神農誕生在歷山九龍山多少還有些待考證，大量外地商人蜂擁到萬和收購蘭花草，尤其是日本和韓國的客商，這卻是千真萬確的。而我就出生在這南北東西不過兩條街的萬和鎮上。小時候，祇知道家鄉盛產黃花菜和龍鬚草，包括漫山遍野到處可見的桔根和各種沙參，以及它們開出來的那些與蘭花草很是相像的小蘭花，但還真沒有聽說過自己再熟悉不過的山上，還出產歷來被奉為植物界清雅君子的蘭草。直到後來讀胡適的「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依然祇是覺得這不過是皖南山中的一種出處，與自己的家鄉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事實上後來去胡適故里，也確實見到了胡適所說的那種蘭草。

炎帝神農也罷，蘭花草也罷，其中任何一樣，都可以做出多少好的文章！更何況我的故鄉三十餘年前還出土過驚動世界的曾侯乙編鐘。由此說來，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在一個一成不變的時代，或許如此，但在今天這樣一個一日千里的時代，大概就未必了。

想到這裡，心中釋然。

動漫與古典樂

書展過後，很快又到動漫節。

不少人仍覺得卡通和漫畫難登大雅之堂，是次等娛樂。作為一名漫畫迷，我總覺得文字、圖畫和音符都祇是表達的媒介。如何運用、有沒有內容，要視乎作者的用心和修養，不宜為他們亂扣帽子。

剛剛讀了一本新書，名為《手塚治蟲古典音樂館》。該書除了輯錄這位漫畫家撰寫的古典音樂文章外，更將他為數不少的動漫畫中出現過的古典名家和樂曲一一記錄，圖文並茂，由手塚治蟲的舊下屬小林準治註解分析。

翠中翩然而至，那是閉上眼睛就可以想像出的。於是南京的女作家們便也被這美女的概念籠於其中。尤其小青和蓓佳，我的朋友，也是獨具創造力的女作家，便也篤定地美成了江南美女的樣子。當然她們的美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美女的定義，因為她們所擁有的智慧和優雅，便把這江南的美，活脫脫地昇華到了超凡脫俗的境地。關鍵是，二十多年過去，她們還都還依舊著江南的美，依舊著江南女人的滋潤和賞心悅目。

這些江之南的作家們所以始終是朋友，是因為他們被江南浸潤著的心中始終把你當朋友。於是當很久不去南京之後，就會倏忽間想到他們，想到你曾和他們一道度過的那些江南時光。而每一次到了南京，便不知是誰，就一定會安排一些聚會，讓你和你的朋友們共進午餐或者晚餐。餐中便會回憶起那些江之南的舊事，我們共同去過的地方，以及那些聚聚離離、雲散風流的朋友們。總之每一次到南京都不會失望，也都能見到想要見到的那些朋友們。這是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能有的。

所以和南京有著悠久聯絡，還因為這裡有江蘇文藝出版社。現在被稱之為鳳凰傳媒的，很好聽的名字，想像中很美麗的羽毛。最早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合作，是為了編輯年度小說選。後來江蘇文藝出版了我的四卷本文集，又出版了我的《分享女兒 分享愛》。再後來黃小初做了文藝社的社長，很多年後見他竟也高高大大，全沒了當年那清清秀秀的書生模樣。於是聰慧的趙陽編了我的散文集《她說她有她的追求》和長篇小說《漫漣流水》。《漫漣流水》對我來說，是一本很沉重亦很厚重的書。

南京的朋友還有學界的許均和黃莊。因他們知道我喜歡他們翻譯的法國文學。他們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那扇窗通向法國也通向我的心靈。於是得以在他們優雅的譯著中徜徉。

便是這些構成了我的江之南。因為朋友，便總是牽念南京這座美麗的古城。而飄逝的那些往事，又會讓你覺得在朋友的江之南中，其實已經印滿了你的心意和記憶。於是，憶江南，最憶是南京。

哈維爾最崇拜的人，不是什麼總統顯貴，而是自己國家的偉大作家卡夫卡。這是一種排除政治因素的文學連接，或者說，是無可阻擋的一次文學巨人的握手。

一本書上寫到一位布拉格的老人，他深情地說，「我的國家等了那麼多年，才等到哈維爾。」我讀到這兒，眼睛就濕了。這口氣中，有崇拜，有久違，有希望，有踏實，有對過去結束的好不容易的痛楚與悲傷，有終於等來了哈維爾的喜悅和親熱，像是等來了自己眷念已久的情人一樣。

在此，我又聯想到哈維爾是一個詩人，一個詩人！在這篇文章的前面，我寫到「一個詩人的總統」，現在把文字重新排列一下「一個總統的詩人」。哈維爾出生於布拉格，從小熱愛詩，不斷寫詩，他還十分喜歡搖滾。一個高高在上的總統，曾經是一個詩人，這足以讓世人去聯想，去虛構故事了。血液裡有著詩人基因的人，比根本與詩沒有關係的人，注定是不一樣。

哈維爾退休了，回到純粹詩人的稱謂之中。這個稱謂的份量，明顯在天空下——布拉格由此會慶幸，還是會悲戚？我想，那個喜歡哈維爾當總統的老人，一定是會悲戚的。不過，哈維爾畢竟給捷克塗上了一道十分惹眼的色彩——詩的色彩。

哈維爾的妻子去世後，他又愛上了一位年輕演員。哈維爾還是詩人的哈維爾——「我的Dagmar縱然年輕漂亮，但我畢竟不是台上的總統，而是床上的尋夢人……」



等人

常常聽見男人說：「女人啊！就是愛遲到。」我正是女人中的一個，但是卻在這個形容之外，可以說簡直沾不上邊。我和人約會，不但不會遲到，還往往不能準時，因為我每次都在約定時間之前早先到。我是天生的急性子。

這急性子使我這一輩子嘗盡了「等人」的滋味。學校郊遊，我總是第一個到達集合地點，一看四面無人，就開始擔心：是不是記錯了地點？日期？時間？如果全家要去看電影，我一定第一個準備好。家裡人卻還是梳頭的梳頭，換衣服的換衣服。

這些都不說了，還有讓我感到丟臉的，那就是等男朋友。我的女朋友都是讓男朋友等的，所以等男朋友的事我一直瞞著大家，包括那個被我等的男朋友。

每次等男朋友到頭昏昏眼花，可是一看到他，我立即裝出一副「我也是剛剛到」的樣子。很多年後一次老朋友聚會，我說出真相，在座一位當年是男朋友的聽了樂不可支，大笑說：「太感動了，太感動了。」他的感動讓我在等人等得無怨無悔，祇是有點遺憾，我這美德沒人稱讚，還成為被取笑的對象。「可憐的急驚風，你又等了很久啦！」朋友常在遲到時毫無愧色地對我這麼說，沒有歉疚，祇有樂子。

手塚治蟲是位醫學博士、是日本人眼中的漫畫之神，更是位不折不扣的古典樂迷，自幼學習彈琴，涉獵的古典唱片之廣令人驚訝。

有這個背景，難怪手塚的動漫中經常美樂飄飄，當年為小飛俠阿童木注入生命的裝置被設計成琴鍵狀，發動時即響起《命運交響曲》；漫畫《迷幻少女》描繪的奇幻精神世界，正是白遼士的《幻想交響曲》中那嗩吶作家遇上的迷離幻境！還有伯恩斯坦、舒伯特、巴赫……無數音樂家的生平和樂思，在手塚的作品中一一出現。手塚未完成的遺作，是《貝多芬》。

若你好奇為什麼日本人能創作野田妹和千秋王子等萬古典樂於笑聲中的角色、又有村上春樹、吉松隆等愛聽又會寫的創作人，無他，因為他們社會的古典樂底子的確較厚，就連動漫中也充滿了飄揚的樂思！

丘吉爾兩次演講

1948年，牛津大學舉辦「成功奧秘」講座，邀請名家來講演，其中有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講演前一個月，各種媒體就開始炒作，各界都想聽一聽丘吉爾的「成功秘訣」。

會場上座無虛席，丘吉爾走上講台。他用手勢平息了熱烈的掌聲之後說：「我認為的成功秘訣有三個：第一是，決不放棄；第二是，決不、決不放棄；第三是，決不、決不、決不放棄！我的演講結束了！」

說完，丘吉爾就走了講台。會場沉寂了片刻後，爆發出一聲不絕的掌聲。

丘吉爾的最後一次演講，是在劍橋大學一次畢業典禮上。這位學世聞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究竟會對即將走向社會參加工作的大學生們提出什麼寶貴的忠告呢？全校師生熱切地期盼著。

丘吉爾走上講台，脫下大衣，摘下帽子，注視著所有的聽眾。他用手勢止住掌聲，鏗鏘有力地說了四個字：「永不放棄！」

說完，丘吉爾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走下了講台。這時，鴉雀無聲的會場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第二天，各大新聞媒體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丘吉爾的這次演講，讚美這次演講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講」。

描龍描鳳難描繪，頭髮再細不傳情。字不嚼碎不知味，話不貴多而貴精。

雨巷和胡同

彷彿祇有南方的梅雨，才適合油紙傘、雨巷以及一個丁香一樣結著愁思的姑娘。在北京，哪怕是北京胡同裡，下雨的時候，如果哪個姑娘撐一柄傘，哀怨彷徨，給人的感覺一定是挺不靠譜的。因為，北京的雨從來不是那種哀怨怨欲說還休的梅雨，或者說得更明確點，北京壓根就不存在「梅雨季節」——那種一下就下個十天半月，斷斷續續沒完沒了的季節，北京沒有。北京的雨是很正經的雨，說下就下，說停就停，乾脆利落，像北京胡同裡長大的那種女人的性格，沒有一點拖泥帶水。

說老實話，我是一個對下雨沒什麼好感的女人，我喜歡在下雨的時候躲在家裡看書或者看碟，如果事先安排了什麼事，臨出門趕上下雨，我也會再去電話核實，問是否決定改日子。但是，祇要雨一停我就再也坐不住了，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種要出去的衝動。也許是雨後的空氣中那種醉人的清新？

曾經有一個朋友問我，說南方的巷子和北方的胡同有什麼區別？他問我的時候，正是雨後初晴，平常看上去舊兮兮的胡同，被雨水一沖，不但乾淨了許多，而且添了幾分古意。我對他說，南方的巷子好像要下雨的時候才有味道，但看北方的胡同，要在雨後才好。因為祇有在雨後，胡同裡的大爺才會提著鳥籠子出來，胡同裡的大媽也才會京腔京韻地坐在胡同口拉家常。



朋友的江之南

喜歡一個地方，往往是因為喜歡那裡的人。喜歡的朋友在南京，又幸好，南京剛好坐落在了江之南。

南京有悠久的歷史，多朝故都，自然很壯闊的氣象。古老的城牆遺址，乃至，層層疊疊的中山陵。還有一江滔滔滾滾的流水氣勢浩蕩，一橋飛架南北。當然還有，幾經修整的秦淮河畔，不知道已翻過了多少「後庭花」。然而，這些不過是南京這座古城在我的心目中的某種底色。真正將我和這座城市牽扯起來的，應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天津見到的蘇童和范小天。祇記得那時候他們還在《鐘山》，而那時《鐘山》所倡導的文學精神是探索和變革。不記得交談中我們說了什麼，祇記得在遍佈著小洋樓的某個街區的夜晚，和他們告別。於是便有了以後的不斷往來於天津和南京。踐行著文學的差旅，畢竟，那是個無限激越的文學的八十年代。那個時代，文學長袖善舞，長歌當哭，於是便有了很多的話題，要和南京說。

因著蘇童和小天，後來認識了更多南京的作家朋友。也常常被邀請參加江蘇作協的各類活動，並隨他們去了江蘇的很多地方。諸如常州、無錫、蘇州，還有連雲港，甚至一些說不出名字的地方，總之大江南北。於是是在路上。在酒店。在江南的一片片蔥翠中。回想起來，那林林總總，至今依稀。

江南才子，甚至成了一個固有名詞。至少，很少有說北方才子的，而是，北方漢子。而漢子這兩個字，也斷乎不能用於江南男人的身上。於是在人們的心目中，或者，約定俗成中，怕是惟有江南，才會生出才子般情思繚繞的男人。於是江南多才子，及至南京，就更是才子薈萃，輩有傑人。祇是這些原本儂儂吳語、飄逸搖曳的江南小生們，如今看上去卻已是一個個雄姿挺括、橫七豎八，很北方的樣子了。無論蘇童和兆言，還是畢飛宇。除了他們江南的方言。

而江之南又有所謂江南美女之稱。同樣的，很少有將北方和美女組合起來去說的。彷彿大凡江南的女人，一定都是美的。那種柔媚，甚至嫵媚，如水般的，裊裊婷婷。那白皙的肌膚，玲瓏的步履，從青

布拉格。詩人。總統

不久前，我和我的朋友們在談論哈維爾。因為哈維爾是一個詩人，也因為哈維爾曾經是總統。總之，哈維爾是哈維爾！我們談論著他，想談論著他。那是怎樣的時刻，我們被一個遙遠的捷克人的光環籠罩著。這光環，是總統的，更是詩人的。

如果哈維爾不當捷克總統，是否不會有這麼多人議論他，為他寫文章呢？並且，哈維爾2003年2月任滿卸職，他的書「遭遇」熱賣。我想，這多半還是因為他是總統的緣故吧。假如，他就是一個詩人呢？單單是一個詩人呢？一個詩人，這樣的人不計其數。他們的書，是不會有哈維爾式的熱賣的。除非，這位詩人極具天才。不對！極具天才也不行，誰也不行。如果你單單是一個詩人，誰讀你的書呢，現在？

我為哈維爾既是詩人，又是總統的複合身份而感歎。一個詩人的總統，正義、智慧、理性、威嚴、敏感、多情，集諸種性情特點於一身。哈維爾進過牢獄，患了肺癌，做了十年總統，哈維爾曾被世界矚目。

他在自傳中寫到，「如果選舉的是人而不是政黨（即如果能夠選舉不屬於任何政黨的人）的話，那是更理想了……」

哈維爾在強調「人」！他的政治意圖，是追求個人自由的實現，並且他還是一個「多元文化」的支持者。他希望，同時也在實踐著自己的主張——詩與戲劇能夠影響政治，也能夠超越政治，等等。